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特别报道

烽火卢沟 不朽丰碑

传承抗战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

专访抗日名将赵登禹长孙赵瑞明：“家”之孝与“国”之忠 贯穿祖父的一生



见到赵瑞明时,夜幕已然低垂。尽管年逾古稀,但他精神矍铄,耳聪目明,谈吐从容,笑声爽朗。一袭浅蓝衬衫,更衬出不凡气度,将门之后的英风犹在。作为抗日名将赵登禹长孙,赵瑞明的讲述将时光拉回至1937年,正气凛然的赵登禹将军,穿越层层硝烟,巍然立于眼前。

“孝思为则”——提及祖父赵登禹,赵瑞明语气坚定而沉稳。他关于赵登禹的记忆,大多来自父辈的口

述;赵登禹的办公桌上,始终摆放着他亲笔题写的条幅。这四字箴言,伴随着赵登禹转战沙场,最终定格在1937年7月28日南苑的战火之中。六岁的赵学武(赵登禹之子)清晰记得,父亲每次出征前都会郑重地向祖母辞行,归来后第一件事便是向祖母问安。在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身上,“家”之孝与“国”之忠,早已融为一体,不可分割。

“家国情怀,贯穿了赵登禹将军

的一生。”赵瑞明分享了一个感人的细节:大约三岁那年的春节,赵登禹亲手为每个孩子缝制了一套小军装。直到他牺牲多年后,祖母才揭示了其中深意:“这是他留给你们的新年礼物。希望你们长大后,能成为保家卫国的栋梁。”那小军装承载着赵登禹深沉的期望,成为抵御外侮、捍卫家国的无声印记。

在赵家客厅的一角,摆放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衣柜。它的漆面斑驳,层层旧报纸覆盖其上——这是赵登禹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。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无数痕迹,它虽失去了往日的色彩,却依然倔强地承载着家族记忆的重量。赵瑞明常常轻抚柜门,仿佛能穿越时空,感受到祖父的气息。“至今,赵登禹将军的衣物、家书、照片……几乎都已不复存在。”言谈间,透露出深深的怀念与遗憾。

若论起遗物,唯有那方寄托着对少年殷切期望的铜墨盒,可堪慰藉。1937年6月,卢沟桥枪声未响之际,赵登禹最后一次现身北平“英才小学”(军官子弟学校)。他赠予每位学生一枚特制墨盒,盒身刻有“为国家扶正”的字样。如今,这些承载着“扶正气”信念的墨盒,已成为珍贵文物,陈列在赵登禹将军的展览馆。三十五中西墙上的浮雕,也永远定格了赵登禹当年赠墨盒的庄严场景。

如今的赵登禹学校,已成为其抗战精神最生动的传承之地。自1997年建校以来,这里便是一座充满活力、无声的箴言、交织共振,汇成一曲穿越时空的浩然长歌。血脉或许会稀释,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——当一种精神找到它最朴素而坚韧的载体,便能挣脱时间的束缚,在每一个仰望星空的少年心中,找到永恒的新生故乡。



卢沟桥晨光里的“父女魂” 百岁老人与抗战将军“时空对白”

在卢沟桥的晨雾中,103岁的佟亦非坐在桥畔。作为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女儿,她此刻的凝视让青石板上的弹痕与八百年历史的车辙,都成了父女间未尽言尽的对话。轮椅碾过凹槽时轻颤,老人指尖抚过狮身纹路,266米长的桥面在她的目光里延伸成时光隧道,通向1936年那个父女难再相聚的瞬间。

“见面总像过节。”她记得父亲佟麟阁就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后聚少离多。卢沟桥事变爆发时,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

和国家危难当头的时刻,尽管“父亲重病,盼速归”的家信多次从北平送出,但是作为南苑阵地的最高指挥官,佟麟阁深知自己担负的重任,危急关头他一步也没有离开。

如今,站在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,单杠上那个能倒立、会大刀的训练模范身影,仍在她瞳孔里清晰如昨。作为曾经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校场,二十九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,南苑地区既见证了战火纷飞的时代,也沉淀着女儿对父亲的崇敬与怀念。

在佟麟阁学校的将军雕像前,老人凝视着操练大刀操的少年方阵。刀光起落间,她仿佛听见自己童年的呐喊在回响:“我要像父亲那样!我要当兵,要杀鬼子!”1937年7月28日,父亲头部中弹殉国时,留给家人的只有一条项链、一封家书和一张戎装照。2005年6月,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工作人员王兰顺经过近两个月的严谨考证,证实了佟麟阁将军殉国的具体地点位于丰台区南苑时村路。

“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,但

我依旧亲近地抚摸他,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、伤口的标记,这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,也是抗战胜利的源泉。”佟亦非在《慰国魂——献给父亲佟麟阁将军》中记录了对父亲殉国后自己的悲痛、愤怒与自蒙。

作为新时代可供追溯的“历史档案”,佟亦非的生命就是一段行走的抗战记忆,她替父亲看见大刀刀法在校园传承,看见“担当教育”让大刀精神融入少年血脉。



(扫码观看相应视频)

少年眼中的将军——10后“红色讲解员”的成长日记

“3月11日夜里,赵登禹根据敌情带伤率两个团利用夜色掩护,从左翼出潘家口绕到日军后方……”在赵登禹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内,初二(3)班的张江依手抄沙盘模型上蜿蜒的出击路线,清朗的声音穿透馆内肃穆的宁静。她讲述的,是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经典战役“夜袭喜峰口”。身后,赵登禹将军的半身塑像目光坚毅,仿佛与新一代讲述者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时空对话。

在这座由北京市赵登禹学校建立的赵登禹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内,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过的大刀(仿制品)寒光犹在,动态影像资料让那段壮烈历史直抵人心,从将军的遗物、手书,到翔实的战役地图、后人题词,馆内大量的图片、文字、影像、绘画和实物,无声地诉说着赵登禹将军不同时期的铁血丹心,为年轻一代铸就起一座坚实的“精神高地”。

抗战中淬炼的爱国主义精神。这是一份需要接力的传承。”志愿讲解早已超越任务本身,成为她们日常点滴中无声的信仰。

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,厚植家国情怀。2014年,承载这一使命的赵登禹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正式开放。经过11年的耕耘,这里已成为培养家国情怀的沃土。新生与新教师入校第一课,必是走进这座精神殿堂。“每年我们从初一、高一新生中招募培养新的讲解员,优秀者可代表学校参与市区级宣讲。”学生发展中心主任沈磊介绍道,“目前已累计培训讲解员百余名,现有讲解员8名,每周至少承担一次讲解。沉浸式地学习,让学生能够自觉地去传承和发扬赵登禹将军的抗战精神。”

这座红色教育阵地始终在生长焕新。今年馆内增加了更多数字化的展示内容,让烽火岁月以更震撼的方式重现。围绕展馆核心、艺术节的朗诵、合唱、武术展演,清明节全校深情的追思……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,让赵登禹将军的精神在多维时空中绽放光华。

讲解员的成长,悄然改变着一个个家庭的日常。张江依的母亲欣慰地发现,“孩子参与讲解后,从当众说话紧张磕巴到现在声音洪亮清晰,连给小区邻居讲都毫不怯场。如今表达观点时,孩子逻辑清晰、眼神坚定,班会上分享心得时,那份从容自信是历史赋予的力量!”

文/记者 袁阳 陶亮

少年忠勇志犹在 大刀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载体

《大刀进行曲》的激昂旋律划破长空,佟麟阁学校操场上,12名初一学生组成的方阵刀光霍霍。仿制大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冽光芒,整齐划一的劈砍动作、铿锵有力的口令声,仿佛将时光拉回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,少年们笔挺的身姿与当年奋勇杀敌的战士身影渐渐重叠。

这份英勇无畏的“大刀精神”,始于历史深处。二十九军大刀队因西北军特质而生,佟麟阁将军亲聘武术教官李尧臣,创编“无极刀法”练兵。喜峰口战役中,将士们挥舞大刀,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枪炮,让日军闻风丧胆。如今,这份精神在校园里焕发新生。学生刘婧萱坦言:“每次操练都能想起佟麟阁将军和英勇的战士们,这让我充满力量。在学习生活中勇往直前,永不退缩。”

回溯往昔,一二·九运动中中学生们的抗日热情,让佟麟阁将军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“这些学生找到了第二

十九军军长宋哲元,要求从军。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,这支军训团就驻扎在南苑,总负责人就是佟麟阁将军。”军事作家萨苏说道。在南苑阵地,刚结束训练的学生兵们以十比一的惨烈伤亡代价,用刺刀与日军殊死相搏,用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土尊严。

如今,大刀操已成为佟麟阁学校的区级品牌课程,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。“孩子们入学后都要学习大刀操,通过这种形式动起来、练起来。同时,学校还组织了‘探寻抗战遗迹,感悟大刀精神’喜峰口地区研学系列活动。孩子们通过参观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,系列主题展示课等形式,进一步传承传统武术的文化精髓,弘扬大刀队的英勇无畏精神。”佟麟阁学校书记蒋政说,这些活动让“大刀精神”不再是历史书上的文字,而是可触摸、可传承的民族魂魄。

文/记者 原梓峰 姜欣 陶亮



(扫码观看相应视频)

爱国精神润物无声 践行行走的“担当教育”

“正以处事、真以究理、兴国志学、大任担当、平以待人、诚以修身”,这二十四字箴言立在学校教学楼上,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展现学校特色教育思想。

2014年9月,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,学校更名为北京市佟麟阁学校,更名之后学校充分挖掘佟麟阁将军的优秀品质,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,提出了“担当教育”理念。“学校以佟麟阁将军爱国主义精神为内涵,确立了培养具有担当精神和担当能力的有志学子,构建了担当课程体系,例如大刀操表演,演绎英雄故事的话剧、皮影戏,诗歌社团活动等,把思政融入课程体系。”蒋政说道。

记者了解到,学校担当教育思政课程体系分为五大主题和五个模块,包含到佟麟阁将军家乡进行研学活动等探究考察,大刀鼓乐表演等艺术表演,社区卫生清洁,健康安全知识宣传等社区服务,展演大刀操,开展12至15公里的徒步,以及在重大纪念日祭

奠英烈模块。

今年清明节,佟麟阁学校举办祭扫活动,学生代表向佟麟阁将军雕像敬献花篮,花篮缎带上“万家香火英魂 长教后世仰旌旗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承载着学生们对先烈沉重的哀思。

学校还将废弃的锅炉房重建为佟麟阁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,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孩子们提供宣讲平台,打造多样化育人空间。“作为学生宣讲员,我们更深入了解了佟麟阁将军的生平事迹,他的精神也慢慢渗透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,学校奉献、团结、红色的基因也融入了我们的成长。”初二(2)班的陈睿恩和黄雨涵向记者说道。

佟麟阁学校以符合担当文化、整合周边区域、突出特色三个原则招揽了“行走的思政课”路线,从校园走到校外,从丰台区走向郊区,从京内走向环京,从环京走向全国,形成了具有爱国特色的“行走思政地图”。

文/记者 姜欣 蒲长廷

王兰顺：“佟麟阁将军殉国地不应是模糊的‘大红门一带’”

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,佟麟阁将军率部坚守宛平城,下达“誓与卢沟桥共存亡”军令,后壮烈殉国,成为抗战中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。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经史料查证,老地图核对及实地走访乔德林等亲历者,最终确认其殉国地为丰台区南苑时村路,还原了将军遗骸由卫兵转移至山药地、后经红十字会运抵柏林寺的细节,为设立英雄纪念碑、传承抗战精神奠定史实基础。

丰台时报:在研究佟麟阁将军具体殉国地点时,您又是如何考证的?

王兰顺:首先,我们在档案馆翻阅了抗战时期的档案史料,发现有记载佟麟阁将军殉国于大红门时村,这就具有指向性了。于是我们就把(20世纪)30年代的老地图找出来核对,以此为依据进行了实地考察。在现场,我们找到了1937年时年13岁的乔德林,时年6岁的刘树林和时年5岁的时光义,对他们进行口述采访,最终确定了南苑时村路为

佟麟阁将军殉国的具体地点。大红门东北、赵公口桥南光彩路中段路西处,距佟麟阁将军殉国地向南约100米处确认为曾经掩埋上百名二十九军战死士兵遗骸的地方。

丰台时报:在研究佟麟阁将军具体殉国地点时,您又了解了哪些过程史实?

王兰顺:乔德林当年目睹了佟麟阁将军殉国的战场。当时日本人的机枪就架在他们家房顶上,他们躲在地窖里,机枪往南边的庄稼地扫射。等日本人走了以后,他发现家前面的高粱地被割了光秃头,地里躺着很多二十九军的战士,当时佟麟阁将军也在那里。村民们在进村时路两边的水沟中深挖并把战士遗骸侧身摆放了三排。由于当时天气炎热,佟麟阁将军的遗骸由其卫兵高洪扬保护,被移至山药地以保持阴凉,也就是现在

的石榴庄地铁C口,后来用红十字会的车辆运回城里,暂时安置在柏林寺。

丰台时报:您认为研究佟麟阁将军具体殉国地点有哪些意义?在研究过程中,您又有什么感触?

王兰顺:确定了佟麟阁将军的殉国地点,就可以设立地标来纪念爱国将士,我们需要一座铭刻着英雄精髓的历史地标,让子孙后代有一个铭记凭吊缅怀之地。在研究佟麟阁将军和二十九军时,我更深刻感受到他们坚守卢沟桥的决心和敢死队的英勇无畏。他们严格遵守军纪,不屈不挠,对抗战争具有抹不去的贡献。这项研究工作是敬告先烈、继承先烈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,我也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能够以史为鉴,将来把我们的首都和国家建设得更好。

文/记者 姜欣 蒲长廷

